

管晏列传

史记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颍水、出阳城。
今有颍上县。

少时常与鲍叔牙

齐大夫。

游、鲍叔知其贤。

一篇以鲍叔事作
主、故先点鲍叔。

管仲贫困、常欺鲍叔、

即下分财多自
与之类也。

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千古良友。

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

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

齐襄公无道、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无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鲁人纳之。未克而小白入、是为桓公。使鲁杀子纠而请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牙言于桓公、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

即述仲语
作叙事。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

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此一事最易知、
然知者绝少。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

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

即时之
不利。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

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

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此四事最难知、唯良友深知之。○忽排五段、前实事既略、此虚事独详、前以紧节胜、此以排语佳、相间成文。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总收知我字。句中有泪。

鲍叔既进管仲、

间接。

以身下之、予

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

十余世是言鲍叔、索隐指管仲。

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

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以赞语作结、了鲍叔案。

管仲既任政相齐、

间接。

一匡九合、前已总序、此又另出一头、重提再序、局法纵横、

无所不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此句是管仲治齐之纲。一同字、生下

六个因字。故其称曰、是夷吾著书所称管子者、今举其大略也。

仓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

则六亲固、

上服度、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固、安也。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四维、礼、义、廉、耻也。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二句、得管仲之骨髓。

贵轻重、慎

权衡。轻重、谓钱也。管子有轻重篇。○一部管子、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

桓公与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

收尽数行。因祸为福二句、又生下三段。

公、公怒、归蔡姬而弗绝、蔡人嫁

之、因伐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

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妹、之约、管仲因

而信之、桓公与鲁会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以为倍信、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

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提三

段另序、俱不实写。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又即以管子语结之、缴完上节。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

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收完任政相齐一段、即带下作晏子过文。后

百余年而有晏子焉。由上接下、蝉联蛇蜕。晏平仲婴者、菜之夷维人也。莱、今东

事齐灵公、菜地。

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节俭力行四字、括尽晏子。

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

与管仲三归反坫对。

即顺命、谓直道行也。无道、即衡命。谓权衡量度而行也。○二十五字、作八句、四节、两对、隽永包括。以此三世

灵、庄、景。显名于诸

行也。以此三世

侯。

晏子一生事业、亦只数语、
约略虚写、与管仲一样。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

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

越石父请绝。

贤者固不可测。

晏子懼学、然摄衣冠谢

曰、

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

子诎于不知己、

而信伸于知己者、

案一句

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已感寤而赎我、

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

前以知己论管仲、
此以知己论晏子、
是史公著意点、
缀联合处。

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

窥其夫。

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描尽情状、
呼之欲出。

既而

归、其妻请去。

奇妇人。○亦先作一纵、石父
请绝、御妻请去、作一样写。

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

相齐国、名显诸侯、

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看人入
细。

今

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

夫自抑损、亦奇。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写出有心人。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

皆管仲著书篇名。

及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七篇。详哉其言之也。因二子书已详言、故史公传以略胜。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表明作两传之旨。先总说、下乃分。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贬驳处、意浑融。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三句出孝经事君章。言君有美恶、臣将顺而匡救之、故君臣能相亲协、即传中所谓

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类是也。极抑扬之致。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

崔杼弑庄公、晏婴入、枕庄公尸股而哭之、成礼而出。○补传所未及。晏子之不讨崔氏、权不足也、然亦非克乱之才、故史公以无勇责之。至其谏

说、犯君之颜、即传中所谓危言危行顺命衡命是也。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进思尽忠八字、亦出孝经事君章。○极赞晏子。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执鞭暗用御者事。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汉法腐刑许赎、而生平交游故旧、无能如晏子解左骖赎石父者、自伤不遇斯

人、故作此愤激之词耳。

伯夷传、忠孝兄弟之伦备矣。管晏传、于朋友三致意焉。管仲用齐、由叔牙以进、所重在叔牙、故传中深美叔牙。越石与其御、皆非晏子之友、而延为上客、荐为大夫、所难在晏子、故赞中忻慕晏子、通篇无一实笔、纯以清空一气运旋。觉伯夷传犹有意为文、不若此篇天然成妙。